

□史林折枝 ■张振英

戚继光入连与马鼻之战

明嘉靖年间,福建倭患连连。其间,戚继光先后两次入闽,指挥对倭作战,而戚家军入闽最后一次激战,是在连江马鼻,也就是这一次,戚继光进入连江。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一批倭寇进犯马鼻,虽然只有400余名,但都来自东瀛,是精兵悍将,个个能征善战。他们原是配合平海卫(位于莆田东南)的倭寇攻打福州城的,但途中听说平海卫倭兵大败,便改变路线,退驻马鼻,以观望局势。倭寇到马鼻后,四出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百姓纷纷逃离家园。《连江县志》(民国版)在大事记中是这样记载:明嘉靖“四十二年……倭既犯寿宁、政和,由罗源出北岭,将与平海倭合,及闻平海已定,遂退屯连江之马鼻……”

当时,平海卫战役刚刚平定,但是,接到马鼻倭情,戚继光还是风尘仆仆赶往连江。

戚继光当年匆匆入连,有公私二事。公事,就是布置全歼进驻马鼻的倭寇。私事则与连江一人有关,此人就是连江名宦游璉。戚继光是山东登州蓬莱人,游璉曾在山东登州任6年知府,对戚家人有“提携”之恩。因此,担任戚家军主帅之后,戚继光的母

亲曾告诉他,如果到福建,一定要代戚家人前往探望恩公。戚继光主军以来,先后两次入闽。第一次入闽,打了两战,一个是宁德的横屿之战,一个是福清的牛田战役。虽然两个战场都在连江周边,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但因浙江倭患告急,打完两战后,戚继光率戚家军匆忙赶往浙江。这次入闽,平海卫战役已定,剩下的马鼻之战,就在连江境内。如果再次错过,势必误了母亲之托。但是,当戚继光来到连江,在县城找到游家时,才知游璉已于7年前过世。戚继光前往城郊游璉墓地祭拜,又出资修墓道、墓亭等,以表达对游大人的怀念和感恩之情。

与此同时,戚继光关注着军情报告。戚继光发现,从前行军打仗,不是在海里,就是在陆地,但马鼻的倭寇却不靠岸,是在离岸数十米远的地方列阵停泊。而马鼻的海况十分独特,一天两潮,两涨两落,涨潮时,汪汪一片海洋,退潮时,黑黑一片滩泥。敌人分陆海两地驻守,彼此呼应。因为人数不多,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龟山东北侧的玉井村,在玉井村西的横厝村北,分两个点,派兵驻守,让外围形成犄角之势。因龟山东北侧地势狭窄,投入大量力

量进攻,兵力根本展不开,更不用说对敌人进行分割围歼。这些倭寇,本来就强悍,将对方逼到背水一仗,对方一定殊死反抗,即使最终取得胜利,我方也会造成大量伤亡。如果用水军攻打,根本摆不开鸳鸯阵势,如果在双方胶着时,一旦退潮,后援力量上不去,前线作战的将士将陷入苦战,伤亡一样很大。

正在苦思克敌良策,据说,戚继光忽然收到一份“抗倭策”。“抗倭策”是一个叫陈第的人所撰,他是位参将,连江本地人,对马鼻的海况十分熟悉。戚继光采纳其中的“泥橇策”,于是,开始设计周密的作战计划。

土橇也称泥橇,俗称“土板”,是马鼻人世代相袭的滩涂劳动生产的代步工具。因此,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在马鼻附近,安营扎寨,秘密训练土橇手。这里隔着一座小山包和一片滩海就是马鼻的龟山。

嘉靖四十二年五月初二,戚家军兵分水陆两路,围攻驻守在马鼻的倭寇。农历初二是大潮,马鼻的满潮时间是11点56分。这天水一上涨,戚家军水军就在海上与倭船对阵,其目的有二,一是牵制船上倭兵,以防对陆地倭

兵的增援,二是防止敌人失败后,船上的倭兵借船逃跑。

倭寇的主力在岸上,战斗首先在外围打响,最激烈的就是两个成犄角的敌据点。横厝街内打的是巷战,最后将倭兵逼到横厝里长巷。据说,战后清理战场,巷内倭尸遍地,血肉模糊,后来马鼻人将这条巷称为“倭头巷”。而红石岭战斗,最后集中到岸边,双方激战,血流遍地,染红了地上的岩石,红石岭因此而命名。陆地最大的一场激战,是在百丈崖。百丈崖在玉井村后山,因为下面是倭寇的巢穴,敌人防守得十分严密。外围敌人据点打下后,双方的兵力主要集中在这里。尽管地势狭小,但作战时,戚家军还是摆开了鸳鸯阵。马鼻现在仍在使用的两种物件,一是狼筥,二是堂耙,前者为晒衣用具,后者为劳动工具,这都是明代戚家军鸳鸯阵用的作战武器。

为减少战斗的伤亡,戚家军用数倍于敌人的力量与敌人周旋。打到下午退潮时,将敌人逼到海边。前头大军压境,突出重围已不可能,后头虽然是滩涂,但不远处有自己的船队,可以接应,只有下滩涂退到船上,才有生存

的希望。于是,倭寇纷纷下滩涂,戚家军也不追逐,只是在岸边摇旗呐喊。等对方退到半途,才见阵中涌出一批人马,个个身穿盔甲,背插戚家刀,左手握长枪,右手提土橇,身挂串饼,一进入滩涂,便摆开阵势,像成群的骏马,冲向敌人……

战斗开始时,戚家军土橇手一直在阵后,养精蓄锐。饿了饿了,身上有串饼。而倭寇从上午打到下午,又饥又饿,现在又深陷泥滩,早已是疲惫之师,如何经得住戚家土橇军的冲击?不久,戚家军便全歼滩涂上的倭寇。

这次战斗,民国版《连江县志》记载:“少保破倭于百丈岩。岩滨海,倭舟乘潮而入,潮退则数十里外皆泥滓,倭兵驻此弗能及也。少保既于水中设木寨,令不得近……所谓泥乘橇者……泥行如飞。潮退时,使兵各乘其一以制倭。倭不得脱,故歼之。又作饼如博,而穿其中……使兵各系一贯于腰,以为糗糒。”

马鼻之战大获全胜,连江全县一片欢呼,并立碑以记。嘉庆版《连江县志》记“……邑人为勒碑西关外,颂其功。”在马鼻的龟山上,乡人还修建戚公祠,以香火世代敬祀。

□访古探幽 ■黄勤暖

流传千年的家训

六叶同开一样青,
莫因微利便相争;
一回相见一回老,
能得几时为弟兄?

这首看似极其普通的七言诗,四句二十八字,读起来朗朗上口。它既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却又意涵深刻、蕴意隽永。它不像曾国藩“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的十六字家训那样言简意赅富含哲理;也不像诸葛亮诫子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那样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但它却是流传很广很久远且福泽滋润了一个庞大家族的一首训子诗。

据民国版《闽清县志》载,这首不起眼的简短小诗,是唐末虎丘黄氏入闽始祖黄敦(以下简称“虎丘”)亲自题写在厅堂的训子诗。

史料记载,黄敦在自家厅堂题写这首千古流传的训子诗,与其个人的经历有关。黄敦,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闽王王审知部将,是闽清第一个历史文化名人,也是带领先民大规模开发建设闽清的第一人。他是一个具有浓厚英雄主义色彩和家国情怀的先贤,自幼修文演武,一心

报效国家。唐末战乱,公元885年跟随王潮、王审珪、王审知兄弟为首的起义军一路南征,身经百战,先后攻入汀州、漳州、泉州,于893年攻入福州,后又率军平定福建全境,909年建立闽国,是闽国的开国元勋(史称“十八姓随王入闽”),是闽国开创者之一。

闽国开国之初,黄敦目睹朝廷纷争,厌倦了为官生活。898年(光化元年)毅然辞去唐朝授予他的显赫官职,远离官场,归隐侯官县梅溪场盖平里凤栖山(位于今塔庄镇七都),过隐居生活。隐居期间,他把中原带过来的唐朝先进文化和农耕文化在当时还处于蛮荒时代的闽清进行大力推广,带领先民积极开发山地资源,“艺花果”,“志乐山林”;同时他响应王审知的号召兴教办学,传授儒家文化和礼乐经典。传播以“护国积善,诗礼传家”为主要内容的家国文化和礼乐文化,开创闽清“诗礼传家”风气之先,为闽清宋代的文化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黄敦生活的时代,是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走向动荡、分裂的藩镇割据的年代。那时唐朝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薄弱,唐朝

皇帝经常被地方藩镇劫持,各藩镇之间兵戈不止,中华大地战火纷飞,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代。黄敦娶江南陈氏为妻,生养六个儿子,除了大儿子出生在河南,其他5个儿子均在随闽王千里征战中出生。家国情怀浓厚的黄敦,目睹国家山河破碎、民族纷争,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深感国家和平、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可贵。归隐凤栖山后,饱读诗书刚刚远离战火的他,深刻思考人生真谛。

如何树立好的家风,让六个儿子传承自己崇尚的“护国积善、诗礼传家”家国文化的理念?他想到儒家经典“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于是一挥而就写下了这首在虎丘黄氏后裔中流传极广的训子诗。这首训子诗,从小处着眼,他把自己比喻成一株小草,把六个儿子比喻成自己这棵小草上的六片叶子。六片叶子同根而生,一枝散发,强调兄弟之间要团结和睦,不要因为小事而相互争执。更何况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时光易逝,要珍惜手足亲情,共同发展。往大处看,这首训子诗体现的是“和为贵”精神。《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就是

说,礼的作用,贵在能够和顺。它提倡的是人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因此,这首小诗站位高,格局大,小诗讲出大道理。从小的方面讲,说出个人为人处世之道,多忍让不计较,孝悌忠信,睦邻友好;从社会层面讲,要团结友爱,安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再引申到大的方面讲,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为了传承好这一家训,黄敦身体力行,对子女言传身教,亲自将《训子诗》题写在自家厅堂上,时时刻刻教育子女要切记家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护国积善,诗礼传家。

“训子诗”被虎丘后裔子孙奉为圭臬,印在家谱的扉页,挂在祠堂的大厅,记在内心的最深处。正是传承了虎丘黄敦的家训,才使虎丘家族六叶传芳、枝繁叶茂、瓜瓞延绵,发展壮大,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护国积善院、六叶祠、宏琳厝、文泉书院等,都是传承虎丘家训和弘扬“护国积善,诗礼传家”家国文化理念的最好见证。千百年来,“训子诗”已经成为烙印在虎丘后裔260万人的基因密码,融入虎丘子孙后代世代相传的精神血脉。

“训子诗”及其家国文化理念,成为人们为人处事、交朋结友的规范和基本原则,成为家庭和睦、事业发达和人生成功的秘诀。虎丘后裔照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涌现出了“两朝双宰相”“一代五状元”“五国公”“三封侯”“登进士者380多人”的盛况。“小小闽清县”古代之所以出现福州历史上第一个状元许将,世界第一个音乐理论家陈旸,中国南宗五祖之一白玉蟾,著名诗人肖德藻等等,“人才荟萃,英才辈出”的大好局面,群星璀璨,震撼了宋代文坛,可以说是与传承虎丘家训和家国文化分不开的。

元代诗人黄坚诗云:“虎丘来自古光州,诗礼传家第一流。谏草芳声留凤阙,文章身价重螭头。治安曾试偏安日,报国常怀故国忧。寄语云初应念祖,翩翩无愧自前修。”道出了虎丘后裔铭记祖训诗礼传家的情景。

“六叶传宗儿孙繁衍承世泽;一诗训子兄弟融合乐天伦。”这副题写在凤栖山黄敦纪念馆的楹联,和当代诗人许立初的诗句“训子遗诗传万代,别师题句自千秋”,都是对这一流传千年的古训的高度评价。